

□黄艺农 黄治正

学科史的拓荒之作

——评吴仲强等的《中国图书馆学史》

ABSTRACT The "Chines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written by Wu Zhongqiang and others is a pioneer work for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Taking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 library science to be the study object, and the stages of chinese history to be the stag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ies, the book,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that the present must take warning from the ancient, tries hard to achieve a clear exposition of history, a clear differentiation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nd a fact-based description of truth and fallacy.

SUBJECT TERMS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China "Chinese History of ofLibrary Science"—Evaluations and a appraisals

CLASS NUMBER G236

学科发展史是每门学科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图书馆学体系中,目前还没有学科史专著公开出版。写成第1部《中国图书馆学史》,是一项艰巨的拓荒工作。而一部富有科学性的中国图书馆学史,不仅对于促进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于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来说,也是一个贡献。

中国图书馆学史专著长期处于空白状态,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学术界对学科史的对象、内容、分期甚至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等问题尚无一个较为公允的看法,未能确立作“史”的某些前提。关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众说纷纭,诸如“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层次说”、“功能结构说”、“图书馆说”、“情报

交流说”、“文献信息交流说”等等。关于图书馆学史的研究内容,争论亦多,有人认为是“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学理论的决定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具体机制”,有人主张是从历代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发展中分析出的图书馆学内容,有人则定义为书写史、印刷史、装潢史、收藏史、目录学史、分类学史、编目学史、校雠学史、书影学史。至于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分期,也各立不同标准,提出了八九种主要的分法,并有主张中外图书馆学史采用同一分期标准的。这些在对象、内容、分期等方面的不同观点,大都有理有据,从多个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建立起着铺路的作用。但是问题也甚明显:有的过于空泛,缺乏具体明确的界定;有的只是铺陈具体事实,没有上升到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高度;有的虽然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甚至作出了深层次的理论分析,提出了可贵的创见,然而

执诸一端,只能说明局部的问题,而没有对学科的总体加以切实的把握。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写出一部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的中国图书馆学史,就需要有理论勇气,并站在学科发展的顶点和进入学科研究的深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越人之说,创己之见,从总体上把握住学科史的关键问题。

在这方面,湖南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学史》的作者吴仲强等人迈出了有力的步伐。作者在这部著作中较为中肯地评介了上述有关对象、内容、分期的不同观点,吸收了其中的许多营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明确地界定:中国图书馆学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图书馆学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或者说这个过程的特有矛盾;图书馆学史研究的内容是理论图书馆学、技术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全部历史,或者称为普通图书馆学与专门图书馆学的全部历史,而中国的图书学史、藏书学史、分类学史、目录学史、版本学史和图书馆学教育史自然也包括在其研究的内容之中;中国历史分期是中国图书馆学历史分期的标准。全书就是按照这样的框架,对中国图书馆学史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理出了一条学科发展的线索,初创了这个学科史的体系。当然,这还只是一种尝试或探索,这一框架构想的科学程度和书中某些观点的正确程度还有待实践检验,但是我们只要联系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图书馆学史内容和分期的纷争现状来思考,就应该充分肯定这部著作是具有拓荒意义的一家之言。

二

“读史以鉴今”。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中,史料浩如烟海,多似繁星,古代文献又众学相杂,不象今日明显分科。因此,要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就必须狠下考证辨析功夫,拣取各个时期推动学科发展的各种代表性的人物、著作、学说和业绩,从中发掘今人和后人可资

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并且应该突出重点,使读者易于掌握学科发展各个时期的主要的新成就、就特点、新经验。这也可以说是写各门学科史的普遍要求。

吴仲强等在这一作史要求上下了功夫,显示了《中国图书馆学史》鲜明的特色。它理出了从先秦到当代中国图书馆学发展长河中各时期众多的人物、著作、学说和业绩,并且以具有代表性者为重点,进行了甚为全面而系统的介绍和较为切实的分析。通过这些介评,使这门学科史显示了自己的层次结构,展现了一条不断向上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它尤其注意打破治史中厚古薄今的积习,着力介评中国当代图书馆学家们的观点与业绩,具有较强的现实感。通过这部专著,读者不仅能够获得相当全面而系统的中国图书馆学史的专业知识,而且可以加深以下更具普遍意义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确实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优秀传统文化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现代,尤其是当代,是在发扬自身优良传统和吸收外来文化有益成份的过程中而获得新的活力,从而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的。

三

写史须实事求是。我们认为,其中有3条基本要求:其一,史论分明,不以论代史或以史代论;其二,古今有别,不苛求前人或拔高前人;其三,真谬实书,不因人废言或因人立言。我国许多史学论著,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实事求是精神,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但是以论代史、苛求前人、因人废言的倾向,或以史代论、拔高前人、因人立言的倾向,在某些史学论著中也时有出现,这对于批判继承祖国文化遗产、推动学术发展极为有害。

吴仲强等所著的《中国图书馆学史》,明确给自己规定,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为

●侯有德 张宇宏 游春山

《通用汉语著者号码表》评介

ABSTRACT Integrated with the merits of other similar lists, the "General List of Chinese Author Numbers" has the features of covering a moderate number of words and choosing applicable words, strong regularity and good compatibility, strong differentiation nature with very few duplicate numbers, and fairly large capacity and flexibility. 2 tabs. 16 refs.

SUBJECT TERMS Author number list—Studies "General List of Chinese Author Numbers"—Evaluations and Appraisals

CLASS NUMBER G254.131.2

由全国情报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五分会、《中图法》编委会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分类主题研究分会组织编撰的《通用汉语著者号码表》,以下简称“通用表”已由海洋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图书馆界值得庆贺之事。

长期以来,为了寻求一种比较理想的、标准统一的书次号码,我国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做了大量的艰辛研究,创造出以著者号、种次

号、出版时号等为主的不同品种,进而又分化出了各自的亚种。据不完全统计,仅著者号就有14个类型20多个小品种,形成了诸家多表共用的局面。

随着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书次号码的研究逐渐引起了主管部门的重视。1960年,在北京图书馆召开的著者号座谈会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继续

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其次是历史和逻辑的方法。我们纵观全书,可以得知,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一指导思想,所以它符合上述写史的基本要求。它使读者一看就能清楚:哪些是历史事实,哪些是著者观点;前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出了什么贡献,为什么只能作出这样的贡献;凡是在学术上有造诣的人,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学习和借鉴价值。也正是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它的体系具有开放

性,给读者留下了独立思考的广阔天地。

黄艺农 1988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硕士。现为湖南大学历史系讲师。已在8种刊物上发文20余篇,出版著作(合著)4种。通讯地址:湖南师大历史系,邮编:410081。

黄治正 1959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出版专业毕业。现为湖南出版社编审。已在10余种刊物上发文60多篇,出版专著6种,通讯地址: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邮编:410006。

(来稿时间:1993-03-27。编发者:丘峰。)